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玺印与秦汉文字 → 详细文章

徐在國: 《讀古陶文記》箋證

在2009-8-5 21:17:29 发布:

## 《读古陶文记》笺证<sup>1</sup>

(首发)

徐在國

安徽大学

李学勤先生在《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》一文中曾说：“吴氏（引者按：指吴大澂）与簠斋交好，得以早睹陈氏收集的陶文拓本。光绪三年（公元1877年）旧历十月，吴氏著《古陶文字释》四卷，传说吴云曾为他刊行，然而未见留传。五年后，他又著成《读古陶文记》一卷，是现存最早的一种关于陶文的专著。”<sup>2</sup>

《读古陶文记》是吴大澂在光绪八年壬午（1882年）七月从古肃慎防所寄给陈介祺先生的。他说：<sup>3</sup>

承惠古陶拓，暇时读之，择其偏旁显著者，多已採入《说文古籀补》，附于各部之末，亦不强释。其奇字别为附录一卷，并彝器中不可识字，汇而存之，以俟后之好古者考正焉。《读古陶文记》一卷，计七叶，寄呈教正。

陈介祺先生是在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收到。<sup>4</sup>收到后，陈氏阅读，并作了题记，陈氏题记或在页上，或在铭文摹本旁，或在吴氏释文末，笔迹与吴氏不同，容易辨认。

《读古陶文记》共七页，战国齐陶文占五页，汉代陶文占二页。吴氏未用原拓，全部是摹本。原文是竖写，我们改为横排。为不失真，我们将吴氏原文扫描剪切。我们主要是对战国陶文略作疏证，对陈氏的题记也一并疏证。按《读古陶文记》顺序，先录原文，后加按语。不当之处，还请专家指正。

商陶 根里白 漳

非

非埆，疑即𨾏字，见《说文》。根，疑根字，自是里名。漳即朝，人名。古文潮、朝为一字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朝

朝，亦漳之异文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高

陳介祺 高，仍宜入土部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410·1-2·411·4<sup>5</sup>。首字，吴氏认为“非埆，疑即𨾏字”，误。陈氏认为“宜入土部”是对的。此字释为“埆”，没问题。吴氏释“根”、释“漳即朝”，均为卓识。关于“根”字，汤余惠先生曾从字形上详论之<sup>6</sup>，可参。

按圖 上 且

按圖之豆。或當即貫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易

陳介祺 易，即易、阳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599·1-4，作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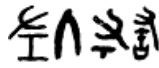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錄2·599·1城陽土豆



圖錄2·599·3城陽土豆

对照原拓可以发现，第一、第三字吴氏所摹均不准确。第一字隶定、释文均误，学者多释为“城”。第三字释“土”。



此亦三代文，惜下一字残缺，末一字疑釜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

当即𠄎字，古陶文多



𠄎字，知即𠄎之省文也。



𠄎，当即造字。毛公鼎作



𠄎，頌毀作



𠄎，此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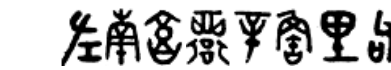
為古，省𠄎為𠄎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陳介祺 余謂



即戈，是國字。國，人名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按：首字陈氏释“城”，是对的。最后一字释“造”、“國”均误，此字当释为“固”。



文至精。



𠄎，当释郭。



𠄎，异文甚多，皆𠄎字。



𠄎与





𠄎、

𠄎、𠄎、𠄎等字同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陳介祺



𠄎，新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313·1-2·313·4，第三字释“郭”，是对的。第四字，详下条按语。最末一字摹写有误，当作，学者多释为“甸”。应释为“甸”，读为“陶”。下所释“窑”字均应改释为“甸”，不再另注。



观此则知



𠄎、



𠄎皆𠄎字，小篆变作



𠄎。



𠄎，当系六国时里巷之名，故从邑从行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陳介祺



行、辵通，即迁。





𠄎，古籀文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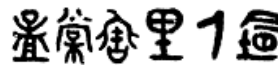
陳介祺

丘，营邱，营邱人迁口里



𠄎（得）名所作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按：字，吴氏最早释“𠄎”，陈氏释“迁”，方潜益谓“鄉”字之異文，后学者多从之。<sup>7</sup>最新的释读是李學勤先生，他认为此字是“巷”字的另一個寫法。<sup>8</sup>陈氏释为“得”，正确。但认为“丘”是营邱，则不对。



《说文》



𠄎，烧瓦竈也，六国时作



𠄎，从穴，从缶。末一字，人名。

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陳介祺

太公和釜有



𠄎字，是古钧字。




𠄎见《说文》，此或是古均字，亦从甸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
记）

陳介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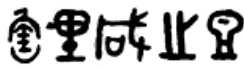



𠄎，棠。（《尺牍》7·9下记）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549·4。《陶文字典》序号误作2·594·4，336页释“埠”。陈氏认为“此或是古均字，亦从句”，我们认为是正确的。


人名，多不可识。此迓字甚显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按：最后一字学者多释为“邈”，可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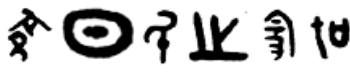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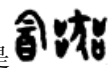
首一字亦窑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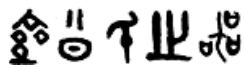
陳介祺 ，臧丕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
按：首字应释“甸”。第三字陈氏释“臧”，可从。

窑里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

按：此陶原拓待查。



首一字似齐，或是桀，俱未可定。末二字当是 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

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3·3·1-3·3·4、3·4·1-3·4·4。首字原拓作 ，吴氏摹误，字当释为“郟”。最后二字是“饮器”，是对的。

当即 字，疑古文公字，本作 ，反 为 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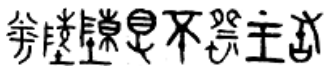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3·5·2-3·5·4。吴氏释“”为“公”，误。疑 为一字，非二字。

王卒左故 薦里王。《说文》故下引《周书》“常故常任”，古籀文右故此云左故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陳介祺 ，伯。，余疑同埭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按：第五字释“城”，不确，待考。第七字释“薦”，误。当隶作“穰”。第四字释“故”最为常见，朱德熙先生释“毀”，读为“廋”。孫敬明先生赞同朱先生之释，但读“毀”为“軌”。<sup>9</sup>还有其它说法，不一称引。我们赞同朱、孙先生之说。

最后一字陈氏认为“埭”，不确。字当是从“土”，“几”声。


平陆陈丕尊口王釜。丕下一字甚奇，疑祭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陳介祺 ，似陵，从土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陳介祺 ，余曰似宛丘，，或齐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按：第二字陈氏释“陵”，颇具卓识。吴氏释“陆”，误。，吴氏、陈氏所释，均误。字待考。



平裏里



，人名。疑即昂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陳介祺 ，从月从卯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按：最后一字，吴氏、陈氏所释，均误。字当释为“夤”。

子裏里  末一字当亦人名。 字不可识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按：第二字原拓作 （《陶文圖錄》2·535·3子裏里曰乘），应从丁佛言释为“夤（縫）”。<sup>10</sup>




  人名，似睇字，《说文》所无。或释睇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上记）

按：此字释“睇”，可从。


商  里 ，人名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下记）
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414·1-4、2·415·1-4、2·416·1-4。最后一字原拓

作：（2·416·1），吴氏摹漏“月”旁，字当释为“𠄎”。


疾卜  且里  疾卜。第三字有缺， 似二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下记）



陳介祺 豆里犹窑里，作豆之地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下记）




疾卜  且里

，不可识。（《尺牍》7·10下记）
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438·1-2·438·4，作：


（2·438·1）




疾，吴氏释“疾”，完全正确。、 二字，多被割裂，故关于二字的考释，详见另文。





右故命录定思里。末二字不可识。，疑即堂。与古録字同。  
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48·1-4。第三字吴氏释“命”，待考。第四字释“录”，误。此即吴氏释“罍”之字。第六字吴氏释“思”，误。此字应释为“毕”。

里，人名。，见齐刀背文。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按：此陶应释为“昌里”。

漆里然。漆字从心，异文。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547·4子漆里然图录2·547·4子漆里然

上二字即之省。隻，人名。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
按：吴氏将前二字与“高闾”联系起来是对的，但认为“闾”为“闾”之省，则不确。“闾”字从门，疋声，“闾”字异体。

首一字似楚音二字合文，当系字别误。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陳介祺 后楚郭可证。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565·1-4、2·566·1-4、2·567·1-4、2·568·1-4。首字






吴氏认为是“城”字别误，是对的。第三字原拓作，吴氏漏摹了“又”旁。

里。豆里。 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按：最后一字是“固”字。参前条。

与阳里固 (《尺牍》7·10下记)

会里媯





，前释作高，未确，当释。(《尺牍》7·11上记)



陳介祺 媯见《说文》。(《尺牍》7·11上记)

按：第二字释“章”是对的。最后一字，李零先生怀疑是“媯(?)”。<sup>11</sup>张振谦博士释为“媯”。<sup>12</sup>我本人倾向于李零先生说。

左毫釜。与同，亦见古陶文。(《尺牍》7·11上记)

按：第二字释“慙”，误。学者释为“慙”，是对的。

右均毫釜。首一字当是陈。(《尺牍》7·11上记)

丘里辛。弟三字当是辛。(《尺牍》7·11上记)

按：吴氏释文是正确的，可从。



陳介祺 从二火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按：最后一字，吴氏释“谈”，至确。

𠄎𠄎𠄎𠄎𠄎 从故从心，字书所无。(《尺牘》7·11 下记)

𠄎𠄎𠄎𠄎𠄎 似纯字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陳介祺 不似、𠄎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按：最后一字，吴氏释“纯”，陈氏怀疑，是有道理的。此字原拓作：



丁佛言释“紉”(《补补》13、3上)。

𠄎𠄎𠄎𠄎𠄎 似昭字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按：此陶原拓可参王恩田先生《陶文图录》2·85·3-4。最后一字，原拓作：



何琳仪先生隶作“彊”，疑为彊之初文。<sup>16</sup>

𠄎𠄎𠄎𠄎𠄎 癸，人名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按：最后一字吴氏释为“癸”，正确。

𠄎𠄎𠄎𠄎𠄎

𠄎 疑亦中字。𠄎，人名，从函，从支，与𠄎字相似而非。凡人名多创造之字，不必强合国书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陳介祺 似非创造，创造何以使人知？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按：最后一字吴氏所释。可备一说。

𠄎𠄎𠄎𠄎𠄎 反文，阳识，其𠄎当是阴款铸𠄎之模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陳介祺 正文，𠄎入土也。(《尺牘》7·11下记)

按：陈氏之说乃是纠正吴氏之说。

𠄎𠄎𠄎𠄎𠄎






世廾世，古吴字。《说文》作。下一字半泐，疑将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




按：此陶原拓疑是（《陶文图录》3·549·1）。



胸字，不見於字書，或即胎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陳介祺 匋文胎作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

按：释“胸”是。

 《说文》，古文作，古籀文有，疑即将军之将，亦六国时假借字也。古籀有，亦当释将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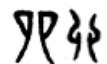
按：吴氏释此字为“醬”，假为“将军之将”，并释出古玺中的“醬”字，诚为卓识。

 《说文》，籀文作，此从，当亦籀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
按：吴氏说可从。

 古陶文有字，与此小异，当即悉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
按：参前文。


，《说文》“卯，事之制也。”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按：可备一说。




 二十字合文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按：待考。

 市亭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 菑亭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 亭升

上三当是汉。十为升，当从勺作，十升为斗，则升也省矣。（《尺牍》7·12下记）

按：上三方陶文时代是秦，非汉。，学者多释为“久”。

 王豆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 公豆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按：吴氏释文正确。

王梁

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按：第二字当释为“耕”。

栗灑

。灑字古文作，篆文作，见《说文》鹿部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按：第二字释“灑”，可备一说。

零

零丁。零，古粤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按：此是一字，非二字，当径释为“零”。

造

造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按：吴氏释“造”，误。当释为“造”。



弛


，《说文》“弛，弓解也。”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

按：圖錄3·243·1

朔

古器无朔字，此从，从，其为朔字无疑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陈介祺 朔从，此省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按：吴氏释“朔”，至确。

粉

与前字同，当亦人名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按：参前文。

芊

芊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上记）



按：吴氏释“芊”，可备一说。

曹

曹字。彝器所未见，可补籀书之缺，然已是六国字，不似大篆矣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吴氏释“曹”，可从。

鞞

《说文》，马尾鞞也，今之般鞞。又，柔革工也，读若朴，当即此字。或云象鞞形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丁佛言先生释为“鞞”（《補補》3·7上）。可从。

徑

徑，从人，上一字似从弓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此字原拓作：



当以释“逦”为是。

齐中姜铸

大澂释作大徒、大仆，从辵从都省，当即往之异文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第一字当释为“遯”。第二字吴氏认为“往之异文”，可从。

縲。 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吴氏释“縲”，可备一说。

瘠字，《说文》所无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王襄先生释“瘠”，他说：“许书惰或体作惰，古文作瘠，训不敬也。不敬，为人之病，故甸文从疒。”<sup>17</sup>其说可从。

《說文》：“贖，詞也。”此從貝，疑古售字。今別作售，非是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此字隶作“贖”。


彙与彙字相似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此形与“彙”不似。待考。

陈毋害，似六国时字，非汉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此为汉陶文，非战国陶文。

即斂字之反文。（《尺牍》7·13下记）

按：楊澤生先生认为左下方是“心”的变体，应改释为“愬（悦）”。<sup>18</sup>

似吴字，或系吴人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释“吴”是。

当是吉日子三字，吉日二字合文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待考。

疑橐之省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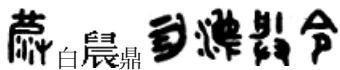
按：或释“朔”。

日子，吉日惟子也，此省吉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待考。



字不可释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

，灋字与此相类。古文灋、廢为一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当释为“波”。



以上三字皆不可释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吴氏摹写有误。此字原拓作：（《陶文圖錄》3·325·5），当释为“劓”。



彰字近小篆矣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吴氏释“彰”，正确。



疑古芦字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吴氏说学者多从之。



廣字似大篆。凡近大篆之字皆亦晚周器。考文可知時代之先後，此其大略也。（《尺牍》7·14上记）

按：吴氏之释，可从。

以上对吴氏《读古陶文记》所录战国部分的陶文略作笺证，我们会发现吴氏对战国陶文的考释颇多卓识。他对陶文的正确释读，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面，他对铜器铭文、古玺文字、古币文字、传抄古文等均有研究，因此，他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，颇能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。这对我们今天的释读古文字中的疑难字，仍有借鉴作用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陈氏对《读古陶文记》的题记。关于这一点，谢国桢先生曾举例提及，他说“尤见二君于学术之见解其不苟同如此”。的确如此，二君书牋往返，说文析字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，是研究二君学术及古文字学术史的宝贵材料。

2009年4月23改定

注释：

- 1、本研究得到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。
- 2、李学勤：《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》，《齐鲁学刊》1982年第5期；又载《缀古集》145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
- 3、谢国桢编、吴大澂著：《吴宓斋尺牍》332页，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6月影印。陈介祺著 陈继揆整理《簠斋论陶》65页，文物出版社2004年9月。
- 4、陈介祺著 陈继揆整理：《簠斋论陶》65页，文物出版社2004年9月。
- 5、王恩田：《陶文图录》2591页，齐鲁书社2006年6月。
- 6、汤余惠：《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5辑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。
- 7、高明：《从临淄陶文看衡里制陶业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19辑305-306页，中华书局1992年。
- 8、李學勤：《秦封泥與齊陶文中的“巷”字》，《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》第8輯24—26頁，三秦出版社2001年。
- 9、朱德熙：《戰國文字中所見有關廢的資料》，原載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《古文字學論集》（香

港，1983年），後收入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》，157～162頁 孫敬明：《齊陶新探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4輯224～229頁。

10、丁佛言：《說文古籀補補》13、2下。

11、周進（藏）周紹良（整理）李零（分類考釋）：《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》30•0103，中華書局1998年。

12、張振謙：《齊系文字研究》，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。

13、曾憲通：《說繇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0輯23-36頁，中華書局 1983年7月。

14、周進（藏）周紹良（整理）李零（分類考釋）：《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》《新編》68•0242。

15、裘錫圭、李家浩：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》，《曾侯乙墓》上冊517頁，文物出版社1989年。

16、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647頁，中華書局1998年。

17、王襄：《古陶今釋續編》（1949年），《王襄著作選集》1690頁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。

18、楊澤生：《〈古陶文字征〉補正例》，任劍濤、彭玉平主編《論衡》第四輯，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。

本文是提交“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——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”（2009年6月13日-14日）的論文。

点击下载word版：

📄 0466 《讀古陶文記》箋證

上一篇文章： 單育辰：估畢隨錄之十一 下一篇文章： 浙江日報：蔡偉 從三輪車夫到復旦博士

[我要評論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海天 在 2009-8-5 23:21:31 評價道：



，疑即堂（《尺牘》7•10下記）

此釋正確可從 原以為是今人的發明 原來吳大澂早已釋出👍

可參劉釗先生《古文字構形學》頁307-308、陳劍先生〈金文字詞零釋四則〉《古文字學論稿》頁135-136



海天 在 2009-8-5 23:57:51 評價道：



疑囊之省。（《尺牘》7•14上記）


按：或釋“朔”。

疑是春，參語叢一40、語叢三20、三體石經古文，或是齊系文字的特點。



佑仁 在 2009-8-6 0:41:59 評價道：



字原文隸定作「适」，該字亦見《姑成家父》簡7 嚴式隸定作「」會更精確。

趙平安《續釋甲骨文中的『𠄎』、『𠄎』、『𠄎』》，《華學》第四輯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0年8月，頁9-11。



sinica 在 2009-8-6 10:44:35 评价道：

从制从心的字是刘钊先生最早提出的，见其博士学位论文。该博士论文发表时间为1991年，李零先生的书是1998年。应引最早的。



佑仁 在 2009-8-8 15:30:39 评价道：




日子，吉日惟子也，此省吉字。（《尺牍》7•14上记）

按：待考。

-----



確實有从「子」的可能，六年召伯虎簋「子」作「」。



佑仁 在 2009-8-8 19:59:24 评价道：



陳介祺，臧丕字。（《尺牍》7•10上记）

按：第三字陈氏释“臧”，可从。

---



應釋「臧」，《上博緇衣》簡1「臧」作「」，簡3作「」。



llaogui 在 2009-8-16 23:55:37 评价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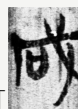
佑仁：



陳介祺，臧丕字。（《尺牍》7•10上记）

按：第三字陈氏释“臧”，可从。

---



應釋「臧」，《上博緇衣》簡1「臧」作「」，簡3作「」。

就是從「口」的「臧」，原錄字形漏摹了筆畫。



marc 在 2009-8-22 14:29:32 评价道：

海天：



疑橐之省。（《尺牍》7•14上记）

按：或释“朔”。

疑是春，參語叢一40、語叢三20、三體石經古文，或是齊系文字的特點。

疑古固字，從棗不誤




佑仁 在 2009-8-22 15:36:19 评价道：

謝謝 llaogui 先生的指正，漏摹確實有可能，請問先生是否知道原字形可參考哪個材料，感激不盡。另外 上博緇衣簡1的「臧」，郭店本作「臧」，今本作「臧」，李零與李學勤先生都認為「臧」是錯字，參季旭昇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一)讀本》(北京大學版)頁93。



海天 在 2009-8-22 18:01:08 评价道：

老鬼先生的意思是說本文發佈時將「臧」誤摹成  《讀古陶文記》原書本寫作從升  
所以陳介祺釋為「臧」是對的



佑仁 在 2009-8-26 14:50:42 评价道：

我回查原書(謝國楨編：《吳憲齋(大澂)尺牘》，臺北：文海，1971年)，

這些字都是出自吳大澂之筆，與原作無關，

不過徐老師所說的「，臧丕字」。

陳介祺原文則作「 =否字」(頁415)。




llaogui 在 2009-8-26 18:29:37 评价道：

佑仁：

我回查原書(謝國楨編：《吳憲齋(大澂)尺牘》，臺北：文海，1971年)，

這些字都是出自吳大澂之筆，與原作無關，

不過徐老師所說的「，臧丕字」。

陳介祺原文則作「 =否字」(頁415)。

那就是當年陳介祺摹寫就漏了筆畫。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

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

748个读过此条>>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大丙：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封泥補釋五則

·董珊：敦煌漢簡風雨詩新探

 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·田河：連雲港市陶灣西漢西郭賓墓衣物疏補釋

·中心讀書會：睡虎地77號墓西漢簡牘書籍簡校讀

·陳松長：馬王堆三號墓出土遺策釋文訂補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[www.gwz.fudan.edu.cn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) 公网镜像：[www.guwenzi.com](http://www.guwenzi.com)

网站邮箱：[fudanguwenzi@sina.com](mailto:fudanguwenzi@sina.com)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